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

Pluralism: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Diversity

〔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 编

〔爱尔兰〕埃克拉克塔·英格拉姆

张 峰 译

Pluralism: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Diversity by Maria Baghramian and Attracta Ingram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2001 edi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Taylor & Francis Group 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
埃特拉克塔·英格拉姆编;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29-01654-8

I. ①多… II. ①巴… ②英… ③张… III. ①多元论—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295 号

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

DUOYUANLUN: CHAYIXING ZHEXUE HE ZHENGZHIXUE

[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 埃特拉克塔·英格拉姆 编

张 峰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亚平 李 莹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12 千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654-8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徐崇温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①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①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②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③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①。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9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492页。

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①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 21 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3—144 页。

作者简介

玛丽亚·巴格拉米安(Maria Baghramian) 执教于都柏林大学哲学系。她的研究兴趣在语言哲学和当代美国哲学。著有《相对主义的问题》(Routledge 即将出版), 主编有《现代语言哲学》(J.M., Dent 1998, Counterpoint 1999)。

拉斐尔·科恩-阿尔马格(Raphael Cohen-Almagor) 海法大学交通系高级讲师。1992 年他是 UCLA 法学院访问教授。著有《自由和宽容的界限》(1994)、《言论、媒体与伦理学》(2000); 主编著作几部, 其中有《对民主的挑战: 纪念艾赛亚·柏林论文集》(2000) 和《21 世纪初的医学伦理学》(2000)。

约翰·格雷(John Gray) 曾就读于牛津大学。1976—1998 年, 为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研究员。1996 年, 担任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自 1998 年以来, 在 LSE 任欧洲思想史教授。著作包括《穆勒论自由: 辩护》、《艾赛亚·柏林》和《自由主义的两面》(即将出版)。

伊休尔特·霍诺汉(Iseult Honohan) 在都柏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历史的和规范的政治理论。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伦理学、公共生活和女权主义思想。著有《公民共和主义》(Routledge 哲学问题丛书, 即将出版)。

埃特拉克塔·英格拉姆(Attracta Ingram) 都柏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人权和民族自决。著有《权利政治理论》(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与杰拉尔德·奎因和斯蒂芬·利文斯顿共同主编《爱尔兰的正义和法律理论》(Oaktree Press 1995)。

威尔·基姆里卡(Will Kymlicka) 著有四部著作。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包括《自由主义、共同体和文化》(1989)、《当代政治理论》(1990)、《多元文化公民权》(1998)。最近成为女王大学的女王国家学者,并且是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民族主义研究项目的定期访问教授。

苏珊·门杜斯(Susan Mendus)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和莫雷尔宽容项目研究的导师。她的主要兴趣是自由政治哲学和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主义与情感》2000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

马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芝加哥大学法律和伦理学的恩斯特·弗洛伊德功勋教授,在哲学系、法学院、神学院、古典系和性别研究中心任职位。最近的著作《妇女与人类发展:能力研究》,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詹姆斯·R.奥谢(James R. O'shea) 都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已发表几篇关于休谟和康德的文章,最近研究威廉·詹姆斯的目的性,长期研究康德的自然哲学。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社会政治理论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正式访问教授。最近的著作有《共同的精神:关于心理学、社会和政治学的论文》(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和《共和主义:自由和政府理论》(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乔纳森·赖利(Jonathan Riley) 图兰大学墨菲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除了诸多文章之外,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穆勒的彻底自由主义》(Routledge 2000)、合编一卷《制度文化与民主规则》(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穆勒论自由的劳特里奇哲学指南》(Routledge 1998)。

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 伦敦大学的哲学教授。著有《罗伯特·诺齐克》(1991)和《政治哲学导论》(1999);和米歇尔·罗森合编《政治思想》(1991),和马丁·斯通合编《科学的正当抱负》(2000)。最近研究平等和经济正义问题。

序 言

在本书中,两位编者颇有见地,将一些关于我们时代的一个最重要最困难的论题的论文结集出版。的确,这一论题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它不只是一种意思,正像“多元论”有不只一种意思一样,对此,本书的读者会很快感觉到。也许这恰恰是合适的:为什么一本关于多元论的书本身不去展示多元论并且讨论它呢?

确实,研究多元论的“困难”既是思想上的,也是人类的和政治的,即在一个差异性再不能被忽视,而且也不能靠“权威方法”达到团结的世界里,学会如何一起生活。然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思想上的困难也是“政治上的”,因为破除陈规对人来说总是重要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极力告诉我们这一点。多元论的两种陈规使得我们看不到多元论的多元性实际上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有种陈规认为并不存在“真理”之类的东西,即使说一些观点是正确的而另一些观点是错误的,也不过是一种“压制的姿态”;另一方面,有种陈规认为总是存在一种正确的观点和多种错误的观点,理性要求我们拒斥其他任何的向“非理性主义”投降的论点。但正如这些论文所证明的那样,这两种陈规都是无根据的。不仅存在着部分的真理和部分的虚假,而且关于事实的**明显**矛盾的论点也并不总是真的势不两立的。我几年前在题为《现实主义的多方面》的小册子中详细讨论过的情况是存在的。从思想上来说,研究“多元论”情况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我们面对的多元性的性质。这便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些不同的“多元论”模式的原因,而且这也是这本著作完美地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希拉里·普特南

鸣 谢

本资料是作为都柏林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的成员所承担的多元论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其中有几篇作品提交给了由爱尔兰皇家学院哲学委员会所组织的与本项目结合的联合研讨会。编者得到了该学科人员以及哲学系政治学系的大量帮助。参与多元论讨论、贡献文章和评论的人员，包括来自都柏林神学院和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英国和德国的同仁。劳特里奇出版社总编托尼·布鲁斯一直源源不断地给予鼓励和很好的建议。匿名鉴定人的评论使得本书比起原来的样子更好。盖尔·肯尼、埃利诺·史密斯和吉利恩·怀利帮助我们准备手稿。我们对他们深为感激。都柏林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包括了编本文集所用的成本。

我们十分感谢下列版权拥有者和作者给予的许可使用权。

《妇女与文化普遍》一文，来自马莎·努斯鲍姆的《性与社会正义》、马莎·努斯鲍姆 1999 年版权。使用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许可。

威尔·基姆里卡和拉斐尔·科恩-阿尔马格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种族文化少数派》一文，来自《对民主的挑战：纪念艾赛亚·柏林论文集》，拉斐尔·科恩-阿尔马格主编，阿什盖特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年版权。

目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 1

作者简介 / 1

序言 / 1

鸣谢 / 1

导论 / 1

第一部分 多元论的哲学起源 / 17

一、威廉·詹姆士的多元论起源 / 19

二、论概念图示的多元性 / 48

三、一种感性的视角论 / 65

第二部分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 89

四、多元论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哪里分道扬镳 / 91

五、不再着魔的世界里的多元论和怀疑论 / 110

六、扭曲的素质与自由的文化 / 128

七、处理差异：共和主义的公共与私人的区别 / 167

第三部分 包容的多元论 / 191

八、政治义务：一种多元论的方式 / 193

九、妇女与文化普遍性 / 211

十、自由民主国家中的种族文化少数派 / 244

参考文献 / 267

导 论

〔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

〔爱尔兰〕埃克拉克塔·英格拉姆

多元论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发现置身于一个有不同的伦理、哲学、宗教和文化信仰的多元性的世界。多元论既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把当代西方社会同其他社会分离开来的现象,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是如此。新的情况是多元论在观念世界的发展和扩展。最早由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启的多元论的讨论,现在已经找到了进入政治和社会科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研究、历史和教育的通道。在这种对多元论的兴趣爆发背后,是转变观念的激动——认识到关于一个既定的主题,不只一种“正确的”或“真实的”论点。这样理解的话,多元论就是对旧的哲学信仰的挑战,因为那种信仰认为,关于存在的东西、构成知识的东西和道德涉及的东西的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的答案。多元论的世界画面迫使我们承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不一致的概念的和道德的框架,有许多信仰体系和终极价值,并不存在一个决定何为“真理”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在宗教、伦理和科学的领域里,旧的确定性崩溃有助于激发多元论的思想考察。特别是科学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引领作用。引起物理学理论沧桑之变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可能性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对宇宙及其规律做出许多“理性上可接受的”但不一致的描述。威廉·詹姆士注意到了观念上这一转变的意义,在 20 世纪初写道:

大约在 1850 年,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科学表达的真理是准确译解非人类现实的精确摹本。但在后来日子里,理论极其迅速地增多,彻底颠覆了那种认为其中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确实更客观的观念。有如此多的几何学,如此多的逻辑学,如此多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假说,如此多的分类,其中每一种都是如此地适合或不适合每一事物,我们开始明白,甚至最真实的公式也许是人的设计,而不是实际的副本。(James 1975b:40)

詹姆士关注的科学的发展同关于人类思想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讨论携手并进,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与概念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相联系的形而上学问题。概念的多元论的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伊曼纽尔·康德关于我们感觉经验的材料与我们用来组织它们的组织原则或范畴之间的区分。康德相信,所有思想家必然把同样的范畴或概念图式运用于不加区别的经验之流。我们不能谈论一个独立于我们对其概念化的世界。实际的世界或者自在之物,是同我们关于它的概念相分离的,是不向我们开放的。尽管康德维护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分类框架,但一旦他关于概念图式与图式内容的区分是可用的,我们就很容易懂得,也许有不只一种组织系统或图式,概念的或形而上学的多元论的观念也就产生了。

在 20 世纪关于概念多元论和本体论相对主义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区分的成果。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为了讲得通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给它们强加上某种概念的或语言的框架。然而,并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正确的概念图式的东西,也不存在决定性的事实能使我们在不同的框架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是我们企图弄清世界的必然结果^①。

关于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吸取了养料。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代的信仰、实践和习惯的差异性程度,已经导致对我们的判断特别是我们伦理判断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

^① W. V. O. 奎因是本体论的相对性的主要拥护者,而纳尔逊·古特曼倡导一种复杂的概念相对主义。

艾赛亚·柏林对价值多元论的分析已经为这一领域的大量讨论提供了试金石。在柏林看来,在一个道德体系所信奉的终极价值之中也许就有不可解决的冲突,就像不同的文化所信奉的不同的道德和价值一样。对柏林来说,多元论就是承认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和永远不可结合的。然而,柏林论证,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文化的成员[能够]^①靠想象的洞见,理解另一种文化或社会的价值、理想、生活方式,即使这些东西在时间或空间上是遥远的。他们也许发现这些价值是不可接受的,但如果他们充分敞开他们的思想,他们能够理解一个人如何能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是能够与之交流的,同时又是按照与他自己的价值大不相同的价值来生活的,然而,一个人仍可以将自己的看做是价值、生活目的,人们通过实现它们而得到满足。(Berlin 1990:10)

因此,对柏林来说,价值多元论并不导致相对主义。但柏林关于价值的客观多元性的见解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容许多种不相容的而又真实的世界图画的可能性,以及多种不相容的善和美德,那么,我们就是从基础上破坏整个关于真理和善的观念。相对主义的幽灵也就纠缠住了多元论,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就非常模糊了。

多元论的问题不纯粹是抽象的哲学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多元论,以种种不同的而且经常冲突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对多元论的事实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本身就是不一致的事情。实用地看,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且设计在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能适应多元论的社会安排。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应,旨在解决由差别产生的冲突和不宽容。它撇开了持久的关于多元论的合法性及其对真理、相对主义,以及实际东西的意义的争论。然而,关于社会差别的实践调节的图式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关于文化差别的同化、整合和政治化的种种战略,在实践领域都有坚持者和反对者,在那里,关于对待

① 方括号中的文字在原著中表示的是引用者而不是原作者的话,全书同。

少数派、自决要求或同一权利的争论,是要一决雌雄的。而且,这些实践的争论经常靠的是这样一种假定,即存在着激烈的理论争议的事情。例如,某些关于同一性政治的观点,拒不考虑确定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根据是不能够跨语言或文化而理智地讨论如何去做事的主张。但关于不可译性和不同合理性的假定,在理论讨论中又引起激烈的争议。

所以,尽管多元论事实的政治意义是容易接受的,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回答的合法性却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维护调节差别的政治原则和政策,引出了关于这些原则同根深蒂固的哲学和道德信仰的联系问题。我们希望对多元论的回答,也许是同这些信仰相冲突的,它们也可以被这些信仰推进并指导。或者,我们会发现,实用地推动的调节差别的冲动,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敞开了一种有益的约定,即理论和实践都修正背景信仰,并提出一种理论上可维护的实践。

本书试图通过考察三个主题来提出一些这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个关系到概念多元论的哲学核心问题及其对真理和智慧问题的含义;第二个关系到多元论同自由伦理观和政治观之间的联系;第三个关系到多元论对自由民主国家更抽象以及更具体的政治义务实践问题的含义。我们这样来组织这本文集,以便各主题和各章互相成立,但每一章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单元来阅读。

多元论的哲学起源

威廉·詹姆士是最早充分认识到多元论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研究多元论问题的主要线索。詹姆士提供了进入现在所谓的“概念图式多元论”的通道,这是詹姆士·奥谢的开篇论文的焦点。该篇表明,至少对詹姆士来说,多元论是对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回答的结果:概念究竟如何能使我们完全把握任何真理?在阐释詹姆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时,奥谢能够表明,某些关于概念化的功能和界线的学说如何为詹姆士的激进多元论奠定基础。奥谢集中注意的是詹姆士关于概念在感觉经验中的作用的论述。这是对概念的一种解释,集中于概念在激发推理中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推理构画由概念表达的那种事物所显示的规则。